

学会打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持久战

何国瑞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每当转折关头,思想意识领域里总会出现波诡云谲的局面,早经检验过的真理,也会有人出来反对,撒布迷阵。这种情况又因每一关头所碰到的各种不同的内外具体条件而形成不同的复杂形态。于是较量、纷争。最后,迷雾廓清,真理在更广更深的层次上得到了发展,历史又稳步地前进。

“文革”动乱结束后,我国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关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理论界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极大地推进了思想、学术的发展。但其间的历史情形,也给人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诱惑。于是西方国际加紧了对我们的思想渗透,国内也就有人,或者出于本能积极响应,或者接受影响而倒戈,或者中毒后而晕头转向。他们在全民揭批“文革”灾难的大潮中,自觉不自觉地以乱拨正,企求着另一种思想的解放和另一种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实现。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及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泛滥。一时间弄得人们是非不清,正邪莫辨,又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和我们自我工作的失误,终至酿成了去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差点重陷祖国于长期动乱中。

新时期,党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缺点在于,事前、并在实行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向全党、全国人民进行切实的反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的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上有所警惕,有所防备,以至忽视了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

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着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革命导师本来反复指明了的。恩格斯曾经明确揭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政治、宗教、哲学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明或暗的表现”。^①这是从一般情况讲的。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列宁说得也很清楚:“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同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在思想方面、教育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②至于我国,毛泽东更是谆谆嘱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③可是我们在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之后,却犯了相反的错误。

可否这样估计,文革十年,或许更早一点,我国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主要是以西方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的国外矛盾掩盖和取代了国内主要是发展生产力的矛盾,以至红着眼睛

看事物，把自己人也当作敌人来打击，进行所谓“不断革命”；而新时期恰恰相反，则以国内主要是发展经济的矛盾掩盖和取代了国外资本主义与我势不两立的主要矛盾，把一切都看成绿色，以为西方资本家及其政府也会真的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看不到他们时时刻刻想颠覆我们。

“‘了解你的敌人’，这个忠告永远是有益的。”④ 让我们记住敌人杜勒斯这句话。

记得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我们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问题是我们要牵着魔鬼的鼻子走，而不能让魔鬼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让我们也永远记住革命导师这句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局势。西方国家在“遭受到一种用军事力量无法挽救的失败”之后，制订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杜勒斯1950年明确宣布要对共产主义“进行一场思想战争”。⑤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966年在为美国政策拟定指导原则的《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报告中说：“我们应当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将西方的原则、西方的风格和西方的趣味灌输到他们的人民中去，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腐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使之‘最后变质’”。⑥里根1982年担任总统不久出访英国，在其议会上发表讲话，号召西方实行一项长远计划：“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他说：“在现在世界上正在进行的这场斗争（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

西方在这场“思想战争”中，也特别注目我国。美国新闻署指示有关人员：“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这是比传授科学知识本身更为重要的任务。……对于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不要忽视美国帮助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⑦这较之当年吕不韦的“偷国”技俩要高明得多。

尼克松在总统卸职后著书立说，鼓吹从思想领域对我们进行“真正的战争”，妄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说要“使西方的信息”，“不管是通过人员互访，还是通过交换书籍，还是通过相互广播”，来“逐渐侵蚀”社会主义制度，“就象渗透的水可能侵蚀一个监狱的基础一样。”他说：“他们需要我们的技术，需要同我们做生意。他们无法同世界完全隔绝。当他们打开门，取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应当把尽可能多的真理送过去。……把真理当利剑挥动。”⑧对尼克松的用心，美国一家杂志的一个外交记者领会得很好，在报上撰文说：中国现在开放改革，“美国可以用投资、资助、技术、双边贸易和互派科学家、学者，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计划来帮助中国。理查德·尼克松首先推测会出现这种令人极感兴趣的”局面：中国现在“由于主要强调的是务实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可能有朝一日甚至会使中国人不仅放弃毛主义（现在它已经在这样做），而且也放弃马列主义。”⑨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当去年北京处于动乱高潮中，美国是那样欢欣鼓舞，美《华盛顿时报》在1989年5月2日的一篇文章中曾喜形于色，说得更透底了：“美国应当对中国的情况做些什么呢？从根本上说，它应当象对待苏联、匈牙利或东德那样对待中国，既敦促它走向民主，同样敦促它走向资本主义。”⑩

这是多么鲜明的资产阶级党性和何等精深的险恶用心！西方资产阶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目标坚定、计划周密、步调一致地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展“水渗墙基”、“软刀子杀人”的硬功夫！这是多么难得的反面教员！在经历了去年那场风波后的今天，请他们给补上这一课，对我们该会有着特别的醒脑和警心的作用吧。

十年来，我们思想战线上处于软弱涣散的状态。少数被吹捧、受重用的“精英”可以肆无

忌惮地否定“五四”以来70年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攻击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就封建化了，要以“五四”的启蒙为起点，进行新启蒙；主张实行多元化，要打破马克思主义的“专制式的思想统治”；鼓吹“西体中用”，全盘引进西方的工业科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这种思潮竟曾较长泛滥，通行无阻，以至形成这样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局面：

我们一些同志不断反对和厌恶列宁所主张的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灌输，而美国却一再主张并切实实行对我们、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资产阶级的“思想灌输”；

我们一些同志不是在极力批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用智育来冲击德育么？美国官方却指示对我留学人员要把“灌输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看作是“比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的任务”；

我们一些同志不是在愈益主张文艺要淡化政治、超越政治、脱离政治么？美国政府却在六十年代给好莱坞影片公司的备忘录中，就要求其电影界进一步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它一制片人兼导演在《好莱坞对抗共产主义》的文章中，称美国影片是“不带国书的”、“铁盒子的大使”，它们“印着美国电影制造者的思想……是对抗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⑩曾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八十年代更强调美应利用盒式录相带等现代化传播媒介，“发动更大规模的知识和文化攻势”，以便促使社会主义国家中反现实的“倾向得到更为清晰的政治性。”^⑪这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很注意为政治服务的；

我们一些同志不是年甚一年地提倡和强化文艺的趣味性，而漠视和轻视思想性么，美国却正是要用“西方的趣味”来毒害我们青年的思想。英国《泰晤士报》1989年7月9日的社论中曾援引苏联一编辑揭露：美国正向“一项秘密计划大量投资，以使用流行音乐腐蚀苏联青年的思想。”该报说，这确实奏效，西方“这一破格摇滚乐运动现在已经打入苏联”，“精神上的毒害给共产主义的未来建设者们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多数苏联青年穿美国牛仔裤。他们似乎都喜欢西方流行音乐，而不喜欢《国际歌》。”^⑫这种情形在我国不是也在发生么？

凡此种神，我们不少同志已是见怪不怪了。一定要认识这种“水泡”战术的厉害。东欧局势的遽变和我国去年动乱的暴发，就证明了这一点。它的险毒就在于，人浸泡其中，如拥尤物，浑身舒泰，然其毒素却慢慢透过皮肉，渗入骨髓，使你骨头发酥，再也站不起来，或使你灵魂变味，成为不改变国籍的“西崽”。

但是应该说，真正可怕的并不是西方的什么战略战术。真正可怕的是我们自身的麻木和腐败。只要我们坚定地毫不放松我们手里掌握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器，经常保持自身机体的健康，对西方发动的“思想战争”打持久战，我们就能不断清除各种有害的毒素，我们将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事业就必定胜利。

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在思想战线上动员最广泛的力量认清“思想战”的严峻形势，并学会打“思想战”，学会反“水泡”战术，而且应该及时地对近十年来已渗透进来的“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西方的原则、西方的风格和西方的趣味”，作一次有效的净化处理。

我们要懂得，思想战不但比军事战，而且比政治战更隐蔽、更复杂。它没有明确的敌我阵线，明明是同志，也可能感染上“异己的病菌。”它也没有公开的阵地和战场，敌方有时甚至暂时避开政治问题，^⑬引而不发，而是将思想毒素渗透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中，乃至潜隐于生活方式，日常趣味之中。这就要求我们既具有坚定的党性立场和敏锐的洞察力，又要特别注意政策界限，注意方式方法。我们从事思想理论、学术研究的同志要时时提高警惕，经常反省自己：所见所闻，所说所写，直接间接到底是对谁有利。

我们在战斗时一定要充分摆事实，细致讲道理，要机警地抓住新情况，辩证地分析新问题。我们绝不能简单地企求“批倒批臭”的表面效果；而要在深层的理论较量中，既解毒化痰，澄渣去腐，又通经活血，顺气祛痰。

十年教训，一场风波。我们算被种了一次“爱资病”疫苗，引发出来内毒，发了一次高烧。我们健康的肌体，经受了这次折腾。这是坏事，也是幸事。我们由此也就可望获得免疫力——一定要获得终生的免疫力。这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从事理论学术工作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里根在言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让我们看看，最后被抛进历史垃圾堆的究竟会是谁？！

莫道云吞日，终是太阳红！

(1990年9月)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84页。

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5，786页。

④ 杜勒斯：《战争或和平》（1950年），转见刘洪潮主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39页。以下所引该书，只注页码。

⑤ 同前刘洪潮主编的书，第141页。

⑥⑦ 同前书，第36—39页，第101页。

⑧ 同前书，第199页。

⑨ 同前书，第337页。

⑩ 同前书，第364页。

⑪ 见《光明日报》1964年3月2日。

⑫ 同前书，第266—267页。

⑬ 同前书，第345—346页。

⑭ 里根1989年10月25日访日时说：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情使人非常高兴，也使我感到耽心，中国学生操之过急，反而使共产主义者态度变得僵化。布什去年7月访问东欧时，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告诫“慎重行事”。同上书，第302页，第388页。

⑮ 里根总统1982年6月8日在英国议会上的讲话，见前书，第46页。